

秋收

胡锦平

中秋过后,洞庭湖区的秋收就陆续开始了。

现在的秋收,相对简单。为让鹤龙湖的螃蟹赶上中秋的餐桌,人们在中秋前就开捕,持续到十月底。十月,连续几个晴天后,水稻就黄了。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无需回来,“轰隆隆”的收割机一响,成片稻子就收割了。当天收割的稻子,当天就被谷贩子收走,票子也就进了农民口袋。还有想赌个好价钱的农民,将稻子送到烘干厂烘干后,眯着市场慢慢卖。

前一天还是金黄的稻田,第二天只剩禾茬。一两天里,秋收就完成。

想起父母的秋收,却是一场巨大工程。

父亲的秋收,从收获稻子开始。在开镰之前,要把晒谷坪整理好,家门前的禾堂,洒上水,细细地锤打,把裂缝合拢,再用牛粪和着泥浆,把地面细细地糊一遍,晒谷的场地就整理出来了。家里十来亩水稻,全部收完要七八天。学校放农忙假,孩子们要下到田里帮忙。我们都要学会割禾,刚学割禾时,常常割到手。一丘田割完,打稻机才开始脱粒。这种打稻机开始用脚踩作为动力,后来是三马力的柴油机作动力,田野上到处都是“轰轰轰”“轰轰轰”的作业声。

为加快进度,我们一家五口人的分工是明确的。父亲和哥哥是主劳力,负责脱粒和担谷。脱粒看似简单,就是手捏着不把,把谷穗送到动力带动的滚筒上,靠滚筒上的铁齿把谷粒从不把上脱掉。半天下来,因机械振动,常会导致手臂酸疼。人在打谷机边劳作,满身满脸的都是碎屑和灰尘,会很痒,一抓还容易被碎屑划伤。父亲常承担着最脏的活,他把打谷机舱中的谷掏出来,再担回家晒。滚筒扬起的灰尘,就正落在他的头上、背上。姐姐和我负责捡递不把,在软软的田里来回跑。母亲帮着割禾,并负责在家里晒谷和煮饭。到半上午和半下午时候,她送来点心补充体力,一般是绿豆稀饭,有时是南瓜粑粑。一家人或坐在田埂上,或坐在草堆上,慢慢喝着粥,累着了,都不大讲话,嘈杂的机器声停了,远处传来禾鸡的叫声,禾灰散尽之后的天空,似乎格外的蓝。秋收期间,田间小憩,是一种美好回忆。

稻子收完后,就要抓紧晒谷和晒草。秋后的太阳不甚热烈,稻谷要经过多轮翻晒后才能出售。稻草是不能浪费的,晒干后,少部分作为牛的冬饲料,大部分就作为煮饭的燃料。

父亲秋收后就要转到水利工地搞秋修。他要吧村上分配的水利工做回来,不然要拿钱作抵。等到芦花谢了、苇叶枯了的时候,父亲再转到芦苇场打芦苇,一直到过年才回来,换取我们来年的学费钱。

母亲的秋收没有这么艰难,让我们充满企盼。田埂上的黄豆熟了,一兜兜砍回来,晒在晒垫上,三天下来,豆荚子就慢慢炸开,黄澄澄的豆子像顽皮的孩童蹦出来,再拍打几下,胖乎乎的豆子就悉数滚出来。园子里的芝麻收获略早一些,用竹盘子晒着,一把把地拍打,芝麻就都落在盘子里。我帮母亲翻晒着,常能得到一小碟炒黄豆和炒芝麻的奖赏。芝麻黄豆一般被母亲用来作待客的豆子芝麻茶。母亲还常用黄豆磨成浆,再制成豆腐、香干、腐乳等,这些虽比不上肉的鲜美,却比餐餐吃青菜要好很多。

队里分了我们家六分地的渍堤作旱土,母亲原来是种一季油菜、一季棉花,既解决部分菜油,又制作几年的棉衣、棉鞋,可惜不能解馋。我们三姊妹撩掇着母亲种上我们想吃的东西——花生、向日葵、凉薯、红薯等。这片土被母亲侍弄得有灵性了,种什么就丰收什么。我们巴巴地望着秋天快些到,等到成熟了,这些就都成了我们的美食。园子边还开出了一小块水田,种上芋头和荸荠,中秋的时候就开始挖出来,一直吃到春节。

父母人生的秋收,是在1989年。经过多年的积攒,彻底扭转他们自成家以来每逢大事需借债的困局。此后,父母慢慢地把当家作主的权力移交交给哥哥。手里有点余钱,母亲的猪栏里还喂了6头肥猪,40多只鸡。那年秋收后,就动工建设他们盼了大半辈子的楼房,这是他们最后建的一栋房子。其时,大儿媳已经收进门,第二个孙子出生,女儿出嫁了,嫁妆装了满满的一车,引来一路人羡慕的眼光。我从学校毕业,参加了工作。看到他们自豪的眼光,充满秋收后的喜悦。

我明白,他们起早摸黑,不知疲倦劳作,心中始终存在一个信念:只要自己努力,好日子总是会有。



四月天

自然爱语

大千世界,无爱不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个蓝色星球的所有生物,都是施爱和被爱者。人类是万物之灵,乐于用各种方式,寄托情感。生活中也有很多植物动物,会以特有的方式,表达它们的浓浓爱意。

丝瓜的母爱

屋前低洼处有一片空地,勤快的邻居栽上了丝瓜,瓜苗顺着石墙,攀到我家杂屋的铁栅栏上,恣意舒展,将整个夏日渲染得绿意盎然。

闲下来的时候,我喜欢站到这里,感受小城难得一见的景致。亲睹丝瓜藤上结出的“小不点”,开始毛茸茸的,然后每天都在长大,最终成为可以采摘的“胖胖”。尽管这些丝瓜不属于我,但看到它们的繁衍生息,我也会像主人一样感到高兴。

转眼到了深秋季节,丝瓜像诸多其他植物一样,开始呈现衰老之象。原本生机勃勃的绿叶,慢慢变黄,变残,甚至干枯。那天傍晚,我习惯性地仔细观察一会,发现众多衰败的丝瓜叶之间,竟有两根支藤上的叶子,仍然富有生机,明显与众不同。顺叶摸藤,发现它们身上还生长着三条没有正常长大的丝瓜,形状有些畸形,主人懒得去摘了,一任它们在这个深秋的季节里,承受寒风。

我不禁恍然大悟,这两根丝瓜藤之所以要对抗寒冷力保青葱,是由于它们的上面还生长着“孩子”,所以,面对愈来愈冷的日子,它们也一定要坚挺着,尽力从土里吸收营养,在“冷冷”的阳光中进行光合,继续为自己的“孩子”提供来之不易的营养!原来,丝瓜也有母爱!这些身处生命低端的植物,同样会用它们无言的母爱,培育自己的孩子,绽放生命的精彩!



燕子的责任

燕子回来了,燕子回来了!那时候,老家的房屋是乡村常见的土砖平房,每到年初的雨季,燕子就会来到我家安居。兄妹哪个最先发现刚来的燕子,都会发布这一喜讯。仿佛燕子也是我们的家人,外出好久终于归来一样。

春色遍芳菲,闲檐双燕归。还同旧侶至,来绕故巢飞。燕子喜欢在楼板和横梁的夹角安家,我家靠西面的正屋上面有一个谷仓,是家里唯一拥有楼板的房屋,因而深得它们的喜欢。初来的燕子,有的会暂住去年留下的旧巢,但它们更喜欢构筑新巢。为此,燕子们总是大早忙起,夫妻双双,来回飞向田野,衔来筑巢的新泥,用一个多月的时间,筑成温馨的爱窝。

转眼到了初夏,一对燕子夫妻有了两只宝宝。此时的燕子,在外面飞得更为勤苦,更为高远,不断为孩子们衔回胖胖的幼虫。小燕子们挤到窝口处,张开粉红的小嘴,“呀呀”不停等候父母喂食……

天有不测风云,燕有旦夕祸福。那天中午,突然听到燕子的急叫,我们迅速奔去,发现有只小燕掉到了地面。听妹妹说,她看见一只大黑鸟急急地飞了出去。我们捧起受伤的雏燕,通过高凳放进原来的窝巢。不久,燕子父母结伴回来,看到这一变故,叫声明显从原来的“燕燕”变成了“哀哀”。此后,燕子外出捕食,总是轮番进行,另一只留在巢里守候,呵护雏燕。一次,又有黑色的大鸟在门口盘旋,几只燕子突然从窝里飞出,毫不畏惧,向那位身子比它们大得多的作恶者发起攻击,通过一阵较量,终于把不怀好意的家伙赶走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守护,受伤的雏燕重焕精神。并在父母的带领下,小心翼翼飞出屋子,飞向蓝天。

野樱的恋情

大山青翠盎然。我们到达山口时,发现上头的路正在拓宽,汽车已经无法通行。大家提议,干脆步行,目的地是壶天镇山坪村最偏远的大山里。

据当地人讲,这里原来只有羊肠小道,小孩读书得步行十几公里,清早起床,放学回来已近天黑。由于家中贫困,冲里一些男人连老婆都找不到。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,山里人逐渐通过修路改变命运,在老支书的带领下,经过十几年的肩挑手提,终于修成两三尺宽绵延十几公里的土路。进入新的世纪,倔强的山里人又齐心协力,开始将土路拓宽,硬化。

一路上,满眼都是绿意恣肆。生机勃勃的杂树,青翠挺直的毛竹,汇成一片绿色汪洋。山腰转角处,我们碰见山中第一户人家,水泥砖混平房面朝大山,倚坡而筑。屋的一侧,两棵在我们湘中从没见过的小树挺立在路旁,高约两三尺,叶片呈椭圆形,上面结满珠子般的小果,红如玛瑙,黄如凝脂。

这究竟是什么树呢?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猜测。不久,屋里走出一位怀抱小孩的妇女,年约30多岁,她主动告诉我们,那是野櫻桃树,上面的果子能吃,大家可以采摘。女主人这般客气,我们纷纷采摘,放到嘴里,甜甜的,略带小酸,味道清爽。

听她口音,明显不是湘中一带的人。和她交流,真问出了故事。原来,女主人是四川人,在南方打工时遇见了现在的丈夫,两人相识相爱。第一次来到这个大山的家中,曾生出了打退堂鼓的念头,家里人也劝她不要嫁得这么远。

爱的力量总是那么强大,她终究下定决心,千里迢迢嫁了过来。结婚时,特地从老家带来两株四川常见的野櫻桃枝,插到这里,没想到竟然成活,还结出果实。望着两棵来自四川的野櫻桃,我分明看见了一种浓浓的思乡之情,一种甜甜的相守之爱。

河流上的烟花

变迁。平日我喜欢独自在河岸行走,聆听河流带来的古人的低语,感受到历史的厚重。而此刻,浏阳人的母亲河,是文旅大会的重要载体。烟花像一群舞动的精灵,在浏阳河上腾空而起,绽放出绚丽的色彩。

这些烟花似乎永不疲倦,一批又一批地在夜空中盛开。它们以那迅猛的速度,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,像是在为夜空献上自己独特的舞蹈。绚丽的色彩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幅幅变幻莫测的画卷。而这些画卷的每一个篇章,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、独特的语言演绎着浏阳的历史与传说,描绘着文旅的繁荣与辉煌。

河流在烟花的映照下,宛如一条彩带,波光粼粼,与天空中的烟花交相辉映。河流,它是大地的血脉,是历史的见证。它蜿蜒曲折,流淌在山川之间,拥有着无穷的韵味和内涵。河流的文化与历史,早已融入了人们的血液和基因。在河流边上欣赏烟花,那是对自然与文化的双重致敬。

当另一群烟花在河流上绽放时,就像一个巨大的花环,在天空洒下一片辉煌。慢慢地,火花渐渐散落,又如同繁星从天而降,点缀夜空。这也是河流。它在夜空中流淌,绵延不绝。火花沿着河流的曲线飘落,仿佛一条璀璨的光辉流。这是一条与众不同的河流。它流淌的不是水,而是火,是激情,是生生不息。或者说,是一首未完成的诗篇,是一幅没有边框的画作。在烟花的光芒下,人们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无限可能。

烟花映衬下的山脉也变得更加闪亮和神秘。在烟花的绽放和光彩的流溢里,一曲千古的颂歌在这片土地上唱响。烟花之下,连绵起伏的大山静静屹立着,巍峨雄壮,沉稳宁静。一座座山峰,层峦叠嶂,高低错落,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。

我突然想到那些山脚下的人家。在烟花的照耀下,那些原本寂静的小村庄,也应该是热闹的。人们纷纷从家中出来,聚集在村里的广场上,欣赏这难得的美景。孩子们兴奋地在烟花下奔跑嬉戏,打打闹闹。仿佛被烟花的色彩所感染,整个童年都将变得更加欢快。或许在城市的某个街角,一位年轻的小伙正手捧鲜花,他的前面,站着一位羞涩的女孩。在烟花的映照下,他们的脸庞显得格外明亮,眼眸也在熠熠生辉。

还有,街头一家家的餐馆,他们的厨师应该正在忙碌。那些文旅大会上市长推介的美食,在餐桌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淳朴的阿婆,操着方言味十足的普通话,笑容满满地招呼着四面八方的来客。坐在门前的客人,剥着龙虾,或者手拿嗦螺,他们的眼睛,却一直盯着开满烟花的天空。

三十岁的感觉

吕高安

这是冰肌玉骨、雾鬓云鬟的秋日盛妆,是阡陌纵横、翩若浮云的天工巧夺。这是肌腱丰健、朝气蓬勃的青春时光,是胸有成竹、气吞山河的整装待发。

处“一带一部”特殊区位、交通要地,承东启西、连南贯北的湖南高速公路,迎来了难忘的三十岁生日。

一

人类文明史,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交通史。

古埃及的长途水运,将千万块巨石垒成金字塔。2000多年前,秦始皇修筑秦直道,那排山倒海的敲击,变成熙熙攘攘、窸窸窣窣的车轮声,汇成强兵争雄的最强音。这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。

千年以前,湘粤古道——“楚粤之孔道,南北交流之通衢”,湖湘先民承载着肩挑背负、骡马驮载的交通文明。

20世纪30年代,德国催生了现代高速公路。从1984年起,我国现代高速公路建设后来居上,到2022年底通车里程达17.7万公里。是开路先锋号角,是交通强国战略,鞭策着中国建成世界最大高速公路网。

十月怀胎的母痛,蹒跚学步的童稚,打上湖南高速茁壮成长的烙印。千锤百炼、钢打铁铸的风雨兼程,滚上山头,后发赶超的浴火重生,成就湖南高速之梦。

湖南高速从无到有、从少到多、从多到好。1993年,湖南高速公路集团前身——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成立;1994年底长永高速建成通车。1000公里、2000公里、5000公里,湖南高速一路“报数”一路歌,目前通车里程7419公里。“七纵七横”高速公路骨干网基本建成,“县县通高速”、4小时经济圈目标业已实现,迈入全国第一方阵。

“茅茨闭塞”“轻猿难攀”的历史一去不复返。

7419公里展翅飞越、龙腾虎啸,7419公里高路云端、超然天外。车轮滚滚,山河无恙背后,是湖南高速人披荆斩棘、以启山林的“开路史”;是从平原微丘到山岭重丘、高川平湖的“跨越史”;是谱写矮寨大桥、赤石大桥、洞庭湖大桥等世纪工程的“纪录史”;是卧薪尝胆、砥砺前行,向市场要效益的“改革史”;是战天斗地、人流物流信息流的“安全保畅史”。



二